

林
默
娘

黄玉石题



黄玉石 著

林

默

娘

何曾題



封面题字：范 曾

责任编辑：叶 叶

装帧设计：黄玉石

林 默 娘

黄玉石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福建省莆田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插页 10.3印张 200千字

1990年4月北京第1版 1990年4月福建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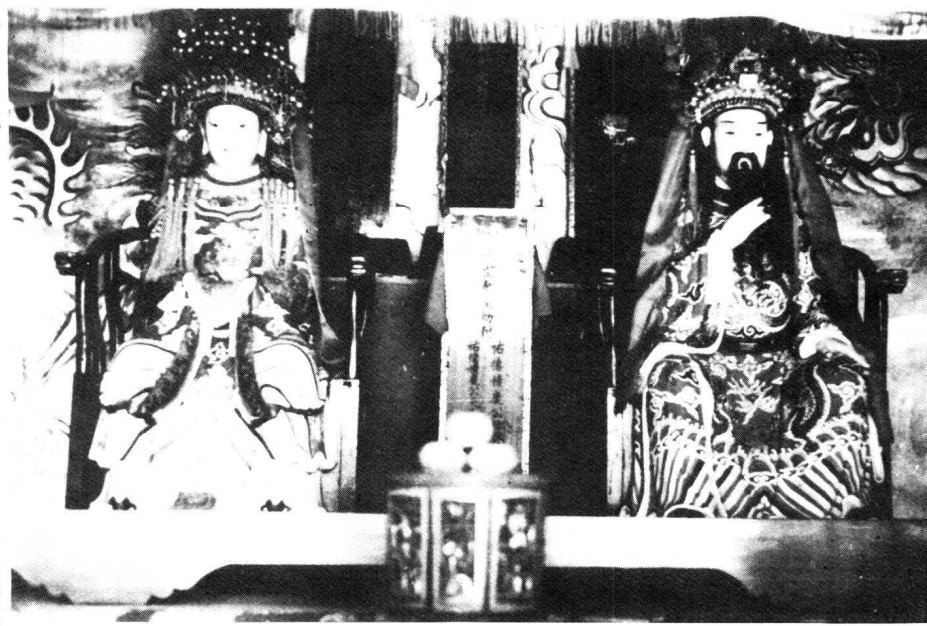
印数1—20000册 定价4.50元



妈祖（林默娘）塑像



湄洲妈祖庙



贤良港 妈祖父母塑像

（摄影：林仙久）

出版说明

《林默娘》是福建莆田青年作家黄玉石继长篇小说《郑樵传》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林默娘是我国北宋初一个杰出的民间女子，千百年来，她一直被广大航海者尊称为护海女神“妈祖”。因此，历史上编撰妈祖之书，多是神话集和显圣录。《林默娘》则是一部把神化了的妈祖，作为一个自幼不凡的民间奇女来描写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创作方式。作品通过林默娘许多舍己救人的故事，来表现她全心全意为百姓救苦救难的崇高美德和伟大精神，而这种美德和精神，正是我中华民族所要大力弘扬的。

《林默娘》一书，揭示了历史上林默娘所以由一个民间女子成为后人心目中护海女神的内在必然规律，读之使人愈觉得妈祖的可信、可亲、可敬。

楔 子

天崩女娲补，檣倾谁来扶？

相传，女娲娘娘在补天之后，曾为人间没有护海之神而深感忧虑。一天，她请来观音菩萨，诉说不安的心情。观音菩萨听了，略一思索，遂请女娲娘娘同游五湖四海。游到恶浪滚滚的东海时，观音菩萨收住云头，四下察看了一番，随即向女娲娘娘说了几句机密话。女娲娘娘霎时脸生喜色，说声“好，就让将来的妈祖在这里诞生吧！”于是，观音菩萨当即朝东海的湄洲湾投下了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传说毕竟是传说，妈祖也只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大慈大悲的护海女神。然而，至今仍被世人尊称为“妈祖”的湄洲林默娘，她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间女子啊！

当人们翻开《显圣录》、《天后志》，则可知林默娘是北宋初福建莆田湄洲湾贤良港的一位普通宦家女子，在世只有短短的二十八个春秋。自南宋以来，历代朝廷给她的褒封，从“崇福夫人”，一直到护国庇民的“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纪念她的庙宇，如今已遍布五洲。数量之多，单在台湾省，就有一千多座。十五世纪初著名的远洋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行程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在每次开

洋之前，总要到天妃宫祈祷，举行大规模御祭，并把每次远洋的成功，全归功于“天妃之神”的庇护。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台湾策划“惠州起义”，与梁启超同拜天后宫，梁氏欣然挥笔题了“向四海显神通千秋不朽，历数朝受封典万古流芳”的对联。

有人不禁要问：一个作古已有千载的普通民间女子，今天还受到天下人如此衷心敬仰，甚至把她加以神化，其原因何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林默娘的童年时代说起……

第一章

一

宋太祖乾德四年初夏的一个早上，在福建莆田湄洲湾南边的东海海面上，有只落蓬的双桅大船，正迎着狂风恶浪，艰难地自东南向西北行驶。指挥这艘载有二十个水手、三十多个兵卒大船航行的，是一个身穿巡检官服，年约五旬的男子。只见这巡检官腰佩宝剑，身体魁梧，面容慈祥，大有儒将风度。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锋芒，注视着波浪翻滚的海面。大船在他的指挥下，穿过一道又一道浪峰波谷，绕过一个又一个明礁暗石，高高翘起的船头，直向天然避风良港——湄洲湾畔的贤良港驶去。

闽南沿海一带的渔民谁都知道，这是一艘专用于闽海缉捕走私茶盐并防止海盗骚扰的巡海官船，船上的那个指挥长官，就是东南沿海赫赫有名的都巡检林惟憲（quē音确）。林惟憲所以享有盛名，这与他的家世和为人是分不开的：他的六世祖林蘊，是唐贞元年间名闻遐迩的莆田“九牧林”①之

注①：唐莆田名士林披，于天宝十一年（752年）明经及第，官太子詹事。他生有九子，即蓐、藻、著、荐、晔、蘊、蒙、迈、蕆。唐宪宗时，九人各授官为州刺史，世称为“九牧林”。

一，官至邵州刺史，天下称其忠节；祖父林保吉，五代时官后周统军兵马使；父亲林孚，为闽王王审知的福建总管。林惟憲生于这个文武世家，自幼饱读经史、兵书，练就一身武艺，长大后满腹文韬武略，又因家住湄洲贤良港，从小就与大海和船只打上交道，所以十分熟悉海事。时值五代十国，天下纷乱，闽国自王审知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去世后，其四子一孙相继嗣位，个个腐败无能，且又自相残杀，火拼不已。闽国二十余年间，无一天安宁日子，终于在南唐保大三年被南唐所灭。因此，他无意入仕。后来因为闽南一带海域常有海盗抢劫过往商船，害得外国商船不敢进入泉州港经商贸易，渔民们也不敢出海捕鱼，地方官虽也调兵遣将进行追捕，但仍消灭不尽，致使繁荣的泉州港一度冷落萧条下来。为除海患，泉州刺史留从效一再恳请林惟憲出任为都巡检之职，希望他来帮助打开这个海上门户。因为这个时候的福建，已不是当年王家的一统天下了，它出现了三分鼎足的局面：建州、汀州属于后唐；福州属于吴越国；泉州、漳州名义上归南唐，实际上是留从效割据的独立王国。留从效死后，仙游枫亭人陈洪进接任了他的官职。因此，当时林惟憲巡逻的海域，也只局限于北至福清湾，南至诏安湾，包括湄洲湾和泉州湾一带的东海海面。由于林惟憲熟悉海事，武艺高强，加上为人正派，嫉恶如仇，立志要安靖地方，维护海路畅通，求得众乡亲安居乐业，所以他上任不久，泉州港很快就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深得闽南沿海一带靠海为生的众百姓的敬爱和称颂。近来，他一直在泉州湾巡逻，很久没回家，所以今天借巡逻到湄洲湾之便，顺路回家看望夫人王氏和十三岁的儿子林

洪毅，尤其是想看看自己最疼爱的七岁小女儿林默娘，现在是不是还整天缠着母亲要读书，要乘船去看大海……

林惟憲夫妇二人养有一男六女，因何特别疼爱这个小女儿呢？

原来，林惟憲年登四十之时，已生有五女一男。但是，他经常忧虑一子单弱，难以传宗接代，所以和夫人王氏朝夕焚香祷告，恳求苍天再赐一个男儿，好光宗耀祖。王氏对敬神拜佛之事，更是殷勤备至。她天天到家门附近码头的接水亭去烧香化纸，夜夜在府堂中的观音菩萨面前诵经拜佛，从不间断。那一次是周世宗显德六年六月十五日，林惟憲夫妇沐浴毕，同来接水亭，向菩萨祷告道：“我们夫妇二人兢兢业业，修善积德，从不敢有非分妄求，乞望上天垂怜，再赐一佳儿，以光宗桃”。当天晚上，王氏梦见天空中来了观音菩萨，告诉她：“尔家世代行善积德，自当得慈济之报。”言毕，把一朵优钵昙花给她，还给她一颗丸药。之后，观音菩萨飘然而去。王氏在梦里受这颗丸药，便一口吞服下去，蓦然醒来，犹觉口遗清芬。过了不久，王氏遂感有娠，夫妇俩心中暗喜，想必是天公有眼，赐与一麟儿来了。到次年宋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向晚时分，王氏十月怀胎已满，分娩时，左邻右舍都见到湄洲岛上空出现一道红光，直射入林府内室，光辉夺目；又听得四周隆隆作响，好似春雷滚动。人们正惊疑间，又闻到从林府内飘散出阵阵氤氲香气。就在这时，王氏在内室生下一个女婴。更奇怪的是，这个女婴自出世到满月，不啼不哭一声。因此，林惟憲夫妇给她取名叫默，后来长大了，人们见她长得十分天真可爱，便都亲昵

地叫她默娘。斗转星移，七载光阴一晃而过。在这段时间里，林默娘的五个姐姐都相继出嫁了。这个七岁的林默娘，不仅长得比五个姐姐更漂亮，而且更聪明伶俐。还有，她在穿着、饮食和生活爱好上，与五个姐姐也大不相同：五个姐姐喜爱穿花绿衣裳，而林默娘只喜欢穿清一色的朱红衣裳；五个姐姐喜食鱼肉，唯独她不爱吃荤腥之物；五个姐姐不喜欢出门，她却从会走路那时起，就爱跟母亲到海边接水亭烧香拜佛，十分虔诚；五个姐姐看见门外海湾的波浪，便心生害怕，唯她喜爱到海滩上看大潮大浪，并不时嚷着要父亲带她上船去看更大的海，更高的海潮，还要母亲允许她跟邻居渔户姐妹们到沙滩浅海学游泳；五个姐妹梳妆时喜戴金银珠玉首饰，而她只喜欢母亲给她插上敬佛之物——一种清香的菜子花；五个姐姐都是到了十三、四岁时，才跟母亲学纺织刺绣，而她却从五岁起就跟母亲学纺纱和织布了。父母疼爱她，给她做了一件又一件火一样的朱红衣裳，把她装扮成小仙女一般；她吃斋，父母便特地为她另砌一灶；她爱插菜子花，母亲特地在花园中栽了一畦菜子花；她爱看大海大浪，父母虽没有让她上船和去海里游泳，但破例地让她同邻居的渔家小姑娘一起到海滩上去玩耍。去年冬，不知为啥，林默娘硬是要跟十二岁的哥哥一起坐在家塾中听孔先生讲课，她说她听得懂老师所讲之学。因孔先生给林洪毅上的是少年人所读的经书，林默娘的五个姐姐也都是等到八岁才进家塾学习的，因此，母亲硬把她抱出教馆。这时，她却号啕大哭起来，哭得王氏夫人心痛泪落，忙答应她只要一吃过七岁的过年饭，就让她入馆读书，到这时，她才止住啼哭。有此宝贝

女儿，林惟懋夫妇俩怎不倍加疼爱呢？

中午时分，林惟懋乘坐的官船进入了贤良港。这个贤良港所以自古以来被认为东南沿海天然避风良港，是因为这里的澳口东边有个状如仙女娥眉的湄洲岛横挡住东海狂涛，左有浮曦，右有形如山柄的大陆半岛突出部，中间一条港道，风平浪静。因此，凡经过湄洲湾海面的南来北往船只，遇到风浪时，都要转舵入港避风。港上人家居住成村，虽没有泉州港街市的繁华，也是个近百户人家的热闹渔村。这里的居民，多半是渔户和以搞船运为生的人，房屋全都盖在港岸靠山的高地上。在海港东侧百丈处的海边，有一片嶙峋的怪石，其中有三块在涨潮时露出海面丈许高的怪石，它们好象插在海里的三炷高香，当地人便把这礁石叫做“三支香”，为船舶入港的天然航标。

林惟懋家坐落在“三支香”东侧不出百步的丘陵之间。院子大门朝东南，面对湄洲岛。大门口有两条石砌的台阶，一条直通海港码头，约有千阶；一条直通“三支香”海滩，约有二百余阶。一道石砌的围墙环绕庄院，旁有几户渔家。大门内有三进依山势而建筑的院子，院内花木成行。第一进是客厅和厨房，第二进楼院，左边楼房是女儿们的闺房和梳妆楼，右边楼房的楼上是林惟懋夫妇的房间，楼下是王氏夫人纺纱织布之处。最后一进庭院，左楼是林洪毅的书房和房间。右楼是家塾。院子背山向海，站在门口，可以尽情欣赏湄洲湾风光和湄洲岛的英姿，而浪潮冲击海岸沙滩发出的哗啦啦响声，就是把院内的所有门窗户扇都关闭得严严实实，一丝风不透，海潮声音仍如雷贯耳。

当林惟憲正走出舱门要下船时，忽听到码头上乱哄哄的人声中间，传来银铃般悦耳的女孩的欢呼声：

“好，好，好！我阿爸出海回来了！”

这不是女儿默娘的声音又是谁呢？霎时，林惟憲脸展笑容，正要转目朝欢呼声去看他女儿时，官船边的码头上已出现了独自跑来的女儿默娘。只见她身穿的朱红衣服，映衬着她那雪白的小脸蛋，像一朵含蕾待放的牡丹，尤其是她那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竟和海水一样闪闪发光。见此模样，一股父爱之情不知不觉间从他心底深处涌了出来。他急忙跳下船，双手抱起女儿，高兴地说：

“阿默啊，没见你一个月，你又长高了！”

“阿爸，我现在长大了，你就带我上船去看看大海吧！”她把红扑扑的脸蛋紧贴在父亲的腮边，急切地恳求着。

“阿默，你还小，怎么一见你阿爸就要上船玩呢？等你真的长高了再去吧！”随之来到的王氏夫人见女儿撒娇，便连忙劝慰道。

“阿妈，阿爸方才不是说我又长高了吗？”林默娘边说边离开父亲，扑到母亲的怀里去，又撒娇地说，“阿妈，我现在的个头都已长到和阿妈的胸齐了，你就允许我跟阿爸去海上玩玩吧！”

年近五旬的王氏夫人本是大家闺秀，生得花容玉貌，不仅知书识礼，而且会织得一手好布，绣得一手好花。更难得的是她有一付菩萨心肠，乐施好善。她虽为夫人，然天天在家里辛勤劳作，并把自己的女红手艺传授给一个个女儿。如今因操劳家务、养育儿女的辛苦，面容显得有些憔悴。但大

家闺秀的温柔、端庄、文雅的风韵犹存。由于长年纺纱织布，她那一双纤纤素手，也变得粗糙了。这时，她正用双手轻抚着女儿的一头乌黑的秀发，微笑着劝道：

“等你长到十五、六岁时，我和你阿爸自然会让你上船出大海玩去。”

“我还要等那么多年才上船？不，阿爸，阿妈，我……”林默娘正急着要说，她的话茬却被哥哥林洪毅接过去了：

“阿妹，阿爸出海刚回来，很疲累，你怎么忘了请阿爸回家歇息，吃午饭？”

林默娘这才作罢，转身一手拉住父亲，一手拉着母亲，往家门口走，还边走边说：

“阿爸，刚才我冲了一大杯茶放在桌上等您喝，到家里后，您先坐着喝茶，回头我给您和阿妈舀饭……”

“好……”林惟懋正点头答应间，他的另一只手被儿子拉住了，说：“阿爸，我已温了一壶酒等着您喝，您先喝酒，再吃饭。”

“好，我就先喝茶，后饮酒，再吃饭。”林惟懋兴奋地答应了一对天真活泼儿女的请求后，忽然低声向身旁的王氏夫人问道：“这次回家，我并没有预先告知归期，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回来？”

王氏夫人微笑道：“昨晚默娘梦见你今天回来，天未亮，她就跑到床前告诉我，等不得吃完早饭，就一直守在家门口看你的大船呢！”

“阿爸，我还梦见阿爸阿妈带我上船去大海游了十天十

夜呢！一回来，阿爸阿妈就让我跟阿哥一起听孔先生讲学呢！”听了父母对话，林默娘赶紧停步，把梦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都禀告了双亲。

林惟憲听了，哈哈一笑，说：“阿默你梦得真准。好，再过一段时间，我和你阿妈就让你早些时候上船看一次大海，然后让你入馆读书，怎么样？”

“阿爸好！阿妈好！”林默娘乐了，乐得她直拍着双手欢呼。

一家人谈笑间，已进入家门。上了厅堂，林惟憲让儿女俩坐在自己身旁的椅子上，一边慢慢喝茶，一边让老家丁马顺请来年已花甲的私塾孔先生，施礼之后，亲切地问道：

“先生，我儿近日功课可有长进？”

“回禀大人，令郎资质甚佳，因此近来学习大有进步。”孔先生恭身如实回答。

“先生，快请坐下，”说着，林惟憲站立起来，诚恳地说，“我家只洪毅单丁一脉，还望先生严加督促，使其早日成材。”

孔先生慌忙还礼，激动地说：“承蒙大人看重，老朽当尽心尽力。”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林惟憲连声谢罢，又与孔先生谈了些闲话，然后请他与家人同进午餐。饭后，他忽被女儿问住了：

“阿爸，我现在要做什么？”

“这……阿默啊，你就在家里玩着吧！”